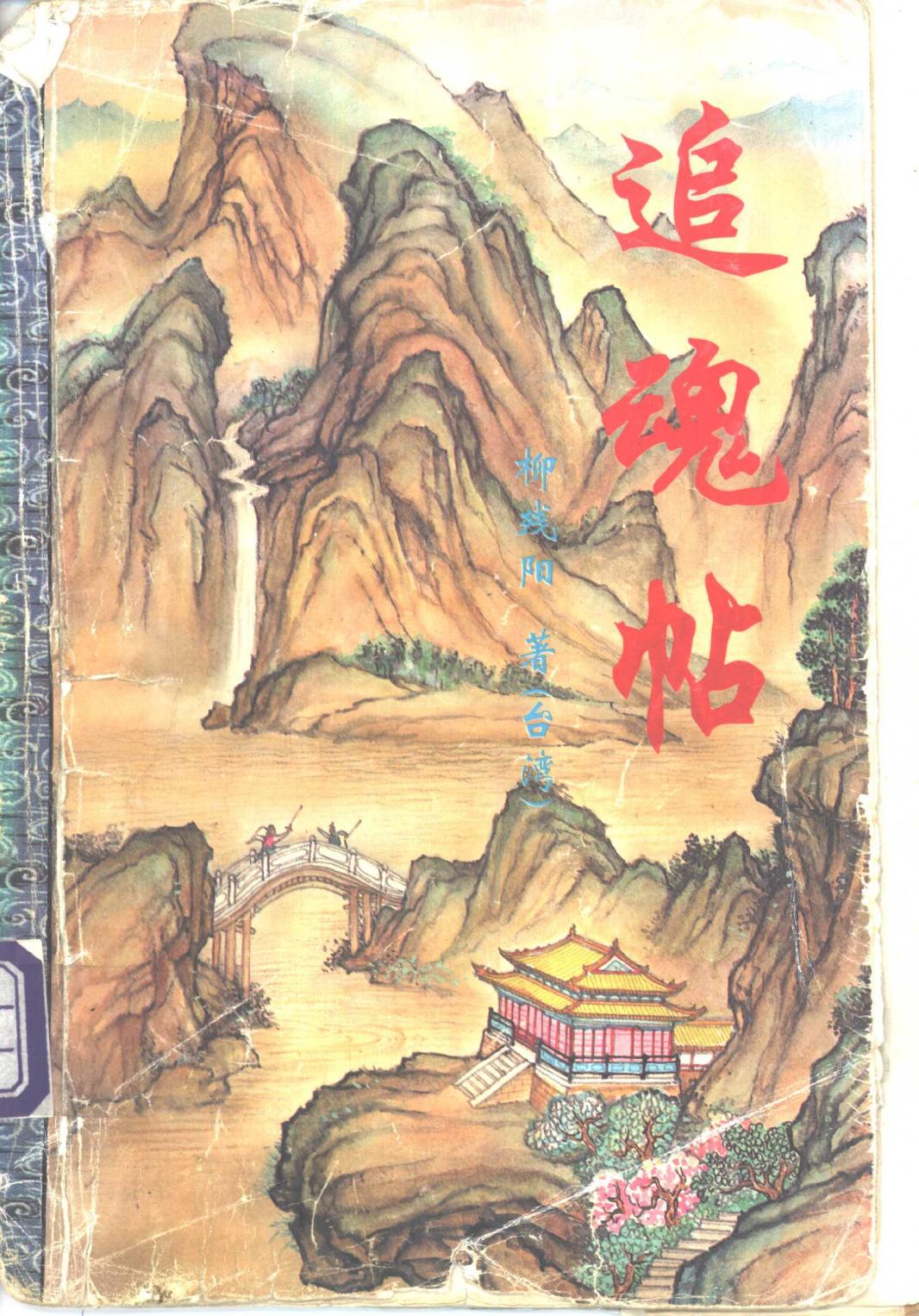


追魂帖

柳残阳著
（台湾）



追 魂 帖

(台湾)柳残阳 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追 魂 帖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十三年前，武林盟主凌世豪接到十三个魔头签名的“阎王帖”，旋遭这些恶魔的残害，其妻遭掳，其子凌震宇被七禽叟救出关外。

十三年后，学艺有成的凌世豪夺得“阎王帖”，并将其变成“追魂帖”——按签名逐个找恶魔报了杀父之仇。

这十三个魔头无一不是武林败类，衣冠禽兽，嗜血成性，寡廉鲜耻。

云华仙姑是不知羞耻的淫尼，与狗男女袒裎裸裼欢宴，赤身大战凌震宇，落得艳尸悬于彩门。

淫魔千手蜈蚣精研销魂功，还掳女子逼

服销魂蚀骨散，与其合炼阴尸神功，结果魂丧剑下。

殷魄为夺秘图，报兄仇，杀凌震宇，假擂台以招募武士，耍尽阴谋，甚至唆使女儿勾引敌手。

黑妖狐耿玉娇竟然战场调情，诱惑对手入其设置的“销魂梦宫”……

形形色色的魔鬼，千奇百怪的情节。

目 录

一、地狱门	阎王帖	(1)
二、觅笛音	巧遇怪妇	(22)
三、寻玉女	身陷重围	(45)
四、厉灭尘	重现江湖	(69)
五、月光下	旗剑交辉	(92)
六、黑杀教	争夺秘图	(116)
七、叙往事	高潮迭起	(138)
八、蜈蚣侠	再遇高人	(161)
九、连环掌	力破剑阵	(183)
十、白家堡	凶险万状	(205)
十一、母夜叉	鬼哭神嚎	(228)
十二、黑妖狐	冶荡勾魂	(250)
十三、火灵官	来至幽冥	(272)
十四、荒冢中	意外获宝	(295)
十五、展绝技	大破魔宫	(316)

目 录

十 六、火凤凰	惊走群魔	(331)
十 七、妙师太	暴尸祭天	(360)
十 八、还魂丹	稀世珍品	(382)
十 九、夺命灯	鏖战双怪	(403)
二 十、鹬蚌争	渔翁得利	(424)
二十一、战魔婆	火并荒冢	(449)
二十二、母与子	久别重逢	(467)
二十三、武林宴	群魔伏诛	(489)
二十四、送秘图	前往昆仑	(510)
二十五、揭骗局	玉女失踪	(532)
二十六、马家堡	高手云集	(554)
二十七、行天栈	狭道遇伏	(576)
二十八、追魂客	情困香闺	(597)
二十九、遭算计	身坠悬崖	(618)
三 十、历艰险	完成使命	(640)

一、地狱门 阎王帖

新月如眉，挂在蔚蓝的天上，疏星是棋样的布列着，从茂密的树林中，露出几道白光，照在那摩天岭上，巍峨的峭壁，高耸在云端里，狰狞的巨石，仿佛恶鬼在狂舞，摇曳的树梢，好似荡漾的余波，峰间的飞瀑，在月光下，如白练千匹，倒悬而下，打破了夜的寂静。

哈哈哈哈.....

忽然，一阵爽朗的笑声，划破寂静的夜空，顿时四谷回鸣，许久未已。

这笑声是豪迈的，但其中却透着凄郁，冷酷，忿恨！.....令人毛骨悚然。

奇怪，此处罕有人迹，这笑声究竟来自何处？.....

笑声方歇，顷见一条人影，由山腰之处拔起，身形宛如鹏飞，眨眼间飘落在峰巅。

来人竟是一位气宇轩昂，英姿焕发的少年，等他身形停稳，好像在寻找什么，琥珀般的一双星目，向四周电扫而过。

陡然，他将视线停在面前远处的一块巨岩上，然后缓步走了过去。

斯时，那岩石下面，有片闪闪发亮的东西，在月光下炫耀着他眼睛。

“咦！”他怔了一下，忙刹住脚步，惊疑地自语道：“血？”一滩殷红的血，和一堆人体的残肢，散乱在岩石下。

“还是一个女的……”他的眼睛，已为自己证实了一切。

那的确是一滩未干的血迹，和一堆血肉狼藉的肢体，及一颗长发蓬乱的女人头颅。

但是，少年并没有因此显出一丝恐惧之色。相反的，在他英俊的脸庞上，却泛起一片令人凛冽的冷酷，和轻蔑的笑意，眉宇之间，也现出一层仇恨的阴影。

“师父，你的话没有错，这正是你所说的摩天岭，而下面也就是你要我找寻的地狱门了！”接着，他心中又暗忖道：“恶鬼！你这个天地不容的恶鬼，今夜也就是你的丧命之日。可惜我来晚了一步，让你又摧残了一个无辜的少女。‘鬼郎君’呀‘鬼郎君’，不管千辛万苦，我也要找到你，吃你的肉，喝你的血，然后取回‘阎王帖’，再一掌将你打成肉酱，放在武盟暴尸三天，方报我不共戴天之仇！”

他独立峰顶，俯瞰谷中，漫漫的云雾，逐渐由山腰，隐退至谷底，环山尽是修竹茂松，只因夜风碎响，泉流潺潺，而汇成一曲妙律神韵，萦绕耳际，此情此景虽是犹如天府仙境，但这少年仍然心事重重。

突然，见他双臂齐张，两足轻弹，一声龙吟，跃身向谷底，疾扑而下。

四周的松竹，如同利箭一般，不断的向空中猛射。

不消片刻，他已经置身在谷中，流目四望，谷里的薄雾已消，穿谷而过的一条清溪，两岸方圆数里的盆地，此时正值蔓草藤萝莽莽，奇葩怒放的盛夏季节，是以满谷芬芳扑鼻，浸身在这种馥郁之中，少年不禁觉得有些飘然。

当下，聚敛心神，身后忽然传来轻响。

少年立时察觉，疾转过去，心中甚感惊讶，顿时眉宇间立显出一股煞气，嘴角上也已泛起了那丝冷酷阴狠的笑意。

“嘿嘿嘿嘿……”

在少年面前一丈之处，这时出现了一身形硕长的黑衣人，此人丑陋无比，乱发披肩，两眼深陷，面颊削瘦，黝黑的肤色，血盆大口外，露出白森森的獠牙，闪闪的眼睛里，射出灼人的绿光，他一声不响的直立着，视线之中透出一种轻蔑戏弄的意味。

“嘿嘿！”丑汉阴笑了两声，开口问道：

“小子，寅夜造访，莫非鬼使神差，想早日和你先人重逢地府？”

“哼！”少年神情不屑，嗤之以鼻。

“我这‘地狱门’从无生灵归还，你可知道？”

丑汉言毕，面显得意之色，双睛微眨，似是等待少年的回答。

仇意立浓，少年冷酷地一笑道：

“嘿！恶鬼，你大概就是‘地狱门’的主人‘鬼郎君’吧？”

绿眼圆睁，丑汉登时磔磔怪笑道：

“小子，你猜的不错，本座正是……小子，快将名讳报上，本座好送你上天……”

越听越怒，少年满脸杀机，不由厉吼一声：

“闭嘴！鬼郎君，你可知道少爷是何人？竟敢口出狂言！”

藐视地一笑，鬼郎君阴阳怪气道：

“谁不都是一样，本座的下酒美味，嘿嘿嘿……”

少年一见鬼郎君自吹自擂，目中无人的模样，不禁冷笑一声道：

“鬼郎君，你先别这样得意，因为，你所想像的本少爷，可未必和别人一样，不堪一击！”

笑容立敛，鬼郎君忿然喝道：

“小子，那你就动手吧！本座先让你三招如何？”

头微仰，少年冷傲道：

“且慢，别说少爷让你三招，就是让你三十招也无妨，但是，我还有话想问，希望你能实言相告，小爷自会赏你全尸，否则的话……”

说到这里，鬼郎君丑陋的面颊，肌肤猛烈抽搐了一阵，正想发怒暴喝之际，少年又抢道：

“少爷现在告诉你，我叫‘凌震宇’，是‘紫金鱼鳞刀’凌世豪的后人，鬼郎君，你现在该知道本少爷的来意了吧！”

少年“凌震宇”言罢，鬼郎君不寒而栗，登时欺身而前，厉声叱喝：

“原来，你是武林盟主‘紫金无敌’凌世豪的孽种，正好，让本座送你到丰都城相会。”

语毕，鬼郎君双手一捞，两掌如狂龙般，袭至凌震宇的面门。

凌震宇丝毫未动，双掌一翻，向前疾推，“轰”地一声巨响，两人掌力互击，劲道顿时抵消。

鬼郎君惊愕之间，迅速收回双掌。

接着，凌震宇喝道：

“鬼郎君，少爷还有话要问，你所收藏的那册‘阎王帖’呢？识相的，马上交出！不然，少爷就请你尝尝‘逆血攻心’的滋味！”

鬼郎君一听，“逆血攻心”！神态悚然，他头一抖，裂眦大喝：

“小子，‘七禽叟’是你什么人？你们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剑眉一扬，凌震宇朗声道：

“他是我师父。”

不敢相信，鬼郎君怒吼一声：

“此话当真？”

目闪寒芒，凌震宇冷冷地答：

“难道还有假的不成？”

凌震宇说到这里，一双星目恶狠狠地怒视着鬼郎君，恨不得立时将他毙命。

怪眼一睁，鬼郎君的眸子，暴吐精芒，他咆哮道：“那

你就使出来吧！”

说话的同时，他双手一分，拉开步子，蓄势待发。

神情愤怒，凌震宇傲然笑了道：

“嘿嘿嘿！鬼郎君，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

停了一下，凌震宇一个字一个字的用力说道：

“当年的那册阎王帖，你交不交？”

紧绷着脸，鬼郎君毅然道：“不交！”

仇色更炽，凌震宇神情一颤，愤然厉声道：“有种！本少爷决定，四招之内，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酷刑！”

顷刻，鬼郎君怒火高张，狂吼一声，身形欺进，右掌疾吐，径朝凌震宇胸前攻去。

来势汹汹，犹如雷霆闪电，凌震宇若不走不避，或是出招相抵，必有性命之忧。

说时已迟，只见凌震宇身形一晃，双足微移，偏右些许，恰好避过双掌劲力，而就在这时，鬼郎君所击出的两股狂风，落在凌震宇方才立身之处后面的一块巨岩上。

“轰！”然一声。

巨岩被击得裂开，表层的石屑，向旁四射。

鬼郎君一掌落空，正当他要收掌再攻刹那，凌震宇右掌托天，左掌撑地，双掌同时一转，猛然发出两股劲力，往鬼郎君的腹部攻去。

须知，凌震宇的这两掌，无论是在力道、或则速度方面，都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

鬼郎君不敢怠慢，惶恐之余，立收身形掌力，一声暴喝，疾聚一口真气，凝逼体内之毒，贯在双掌，双掌立时泛紫。

“咳！”的一声。

鬼郎君双掌交互推出，形同骤雨一般，分袭凌震宇的周身要害。

登时，凌震宇闻到一股尸臭之味，迎面扑来，当下觉得神智懵然，心忖：“不好！”

立刻停止呼吸，一记凌空斤斗，落到鬼郎君的身后，慢条斯理地道：“鬼郎君，一招了！”

“嘎嘎！”鬼郎君阴笑两声，掩饰窘态。

他依然没有答话，身子一转，掌影翻飞，快步逼向凌震宇，招招阴狠，式式毒辣，好像非将对方致死，才能甘心！

而凌震宇呢？处处游身走避，轻松愉快的神态，仿佛存心戏弄鬼郎君，原来，他的功力，已经超过了对方。

“第二招了！鬼郎君……”

此语未了，鬼郎君身形一挫，右脚扫向凌震宇，这招还没用老，左掌业已劈出。

“好个攻下取上！”凌震宇心里想着，身子却没有停，他往后仰，一个小翻，化险为夷。

“三招已过！鬼郎君，你小心啦！”

“啦”字方出口，凌震宇的身子，已腾空而起，喘息之间，他扑至鬼郎君的眼前。

“砰！砰！”，随之。

“哎”的一声惨叫。

瘦骨嶙峋的鬼郎君，还来不及出招，已像烂泥一般，软瘫在地。

刚才，他双眼中，射出咄咄逼人的精光，这时已化为乌有，连一丝光彩也无。

“哈哈哈哈……”

凌震宇一看，鬼郎君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兀自冷酷而轻蔑的笑了起来，接着冷冰冰的讪笑道：“你没有想到吧，鬼郎君，你那独霸武林数十载的‘神砂手’下，居然还会有生灵存在于世！哈哈！哈哈哈……”

鬼郎君被凌震宇的狂笑声，从昏迷中惊醒过来，他挣扎了一下，怎奈四肢的重穴，已经被点住，阵阵的酸麻绞痛，贯彻他的全身。

一层仇恨笼罩着鬼郎君的脸，他恹恹地睁开那毫无神采的眼睛，无力的望着凌震宇。

“你当日的雄风安在？鬼郎君。”

凌震宇调侃地问，脸上绽出得胜的笑意。

处在这种局面下的鬼郎君，羞恨交加的垂下眼帘，他的脸色苍白若灰，蓬乱的长发，遮掩着自己的脸孔，好像是怕被人瞧见。

在这淡淡的月光下，如果说鬼郎君是鬼魅僵尸，一点也不为过。

凌震宇星目中怒光闪闪，他盯着面前的鬼郎君，心里

燃烧着复仇的火焰，登时星目赤红，他恨不得一掌立即将鬼郎君击毙。

但是，他为了自己所想的，不只是鬼郎君一人的性命，而是还有许多人与他有着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为了那些人，他只有向瘫痪在面前的人，索回那册白绫制成的“阎王帖”，他才能知道另外的仇人是谁！

然后，他再将这些人，一一格毙，才能雪清这笔杀父的血债。

星目微睁，凌震宇瞪着鬼郎君，厉叱道：

“恶鬼！还不将那本阎王帖交出来吗？难道真要逼我施展逆血攻心的残酷手段？”

鬼郎君听了，犹若未闻，他一言不发，一丝不动，因为，目前他只被点了四肢重穴，其生命尚未感到严重威胁。

急怒交加，凌震宇暴喝道：“恶鬼！我问你话，你到底听见了没有？”

窒碍须臾，鬼郎君微微地动了一下，而后随着仰起脸孔，朝着凌震宇，恨意浓浓地摇了摇头，他仿佛在说：“你杀了我，我也不会交给你的。”

一会儿，他又极为痛苦地合上眼帘。

此情之下，凌震宇疾步上前，盯着鬼郎君狠声地道：“鬼郎君，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就叫你尝尝逆血攻心痛苦的滋味！”

说罢，凌震宇骈起食中二指，运劲点在鬼郎君的“百会”穴上，刹那之间，一股热气，随着两指贯入穴中，凌

凌震宇手一缩，退在鬼郎君身旁，静观其变。

“哎，哎……”

乍见鬼郎君身躯猛地抽搐了一下，口中立时凄厉地哀鸣着，随后四肢颤抖了起来，其状极为痛楚！

此时，怪眼乱翻，头颅猛撞背后岩壁，满脸冷汗簌簌而下，他全身四肢百骸的血液，犹如万蛇钻动般，倒行回心脏，心脏不断扩大，就好像要爆炸开来一样，令人生不如死。

阴冷的，凌震宇喝问道：

“恶鬼，你说不说，那册阎王帖究竟藏在哪里？”

忽然，鬼郎君痛苦地颤抖着，双睛暴瞪，恨意地望着凌震宇，面颊上的肌肤，一阵猛烈地抽搐，双手曲起如勾。霍地，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劲，他两手曲向胸前，快速绝伦地撕开前襟，赫然掉下一本白色小册。

凌震宇疾目扫射，早已看到那本薄薄的绫帖。

正在这电闪刹那，鬼郎君又强忍痛苦地伸手向那册绫帖抓去。

凌震宇睹状，万分情急，扬掌一挥，将绫帖扫出五尺，身形飘然跃起，一手捞起绫帖，定睛细看，心中狂喜不已。

“啊！这不就是那册阎王帖吗？”

电闪一瞬，凌震宇狂喜的面孔，立罩寒霜，仇恨和冷酷又显现出来，杀气毕露。

当年父亲惨死的情形，一幕幕浮出脑海……

庐山的云雾，就像蒙着轻纱的少女，若隐若现，无限